

中国文库

· 艺术类 ·

齐白石的一生

张次溪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人民美术出版社

16825.72

中国文库

艺术类

齐白石的一生

张次溪 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中国出版集团
人民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齐白石的一生 / 张次溪著. — 2 版. — 北京: 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05.1

(中国文库)

ISBN 7-102-03249-8

I. 齐… II. 张… III. 齐白石 (1864~1957) — 传记
IV. 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37031 号

责任编辑: 刘士忠
整体设计: 翁涌
责任印制: 董文权

齐白石的一生

Qi Baishi De Yisheng

张次溪 著

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

<http://www.artscbs.com>

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邮编: 100735

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: 7.25

字数: 171 千字 印数: 1-4500

ISBN 7-102-03249-8

定价: 15.00 元

“中国文库”出版前言

“中国文库”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、文学艺术创作、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。这些著作和译著，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，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，是中国读者必读、必备的经典性、工具性名著。

大凡名著，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、启迪民智的典籍、打动心灵的作品，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，均应功在当时、利在千秋、传之久远。“中国文库”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，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，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，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，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。

大凡名著，总是生命不老，且历久弥新、常温常新的好书。中国人有“万卷藏书宜子弟”的优良传统，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，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。“中国文库”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，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，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，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，以此获得丰富学养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。

为此，我们坚持以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统领，坚持贯彻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坚持按照“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”的要求，以登高望远、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，披沙拣金、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，精益求精、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，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，即：(1)哲学社会科学类(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)；(2)史学类(通史及专史)；(3)文学类(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)；(4)艺术类(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)；(5)科学技术类(科技史、科技人物传记、科普读物等)；(6)综合·普及类(教育、大众文化、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)；(7)汉译学术名著类(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)；(8)汉译文学名著类(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)。计划出版1000种，自2004年起出版，每年出版1至2辑，每辑约100种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，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，版式有所调整，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。一套文库，千种书籍，庄谐雅俗有异，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。况且，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，读者在摄取知识、欣赏作品的同时，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，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。

“中国文库”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。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，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，共襄盛举。书目由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审定，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。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、领导同志担任顾问，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，高质量地进行下去。

“中国文库”，顾名思义，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。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，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。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。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，这项事业就一定能够持续地进行下去，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。

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出生在贫农家庭 | 1 |
| 勤劳正直的家风 | 5 |
| 多病的幼年 | 8 |
| 祖父教他识字 | 11 |
| 枫林亭上学 | 15 |
| 学画的开始 | 18 |
| 砍柴牧牛不忘读书写字 | 21 |
| 悲喜交集的一年 | 26 |
| 学做木匠的波折 | 28 |
| 雕花自出新意 | 32 |
| 奠定了学画的基础 | 36 |
| 廿七年华始有师 | 41 |
| 画在锅里煮了 | 46 |
| 龙山结社 | 50 |
| 初学刻印的动机 | 53 |
| 诽谤百年谁晓得 | 56 |
| 借山而居 | 59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初作远游 | 63 |
| 载得清名而归 | 67 |
| 王门三匠在南昌 | 72 |
| 阳朔之行 | 75 |
| 粤游归后 | 78 |
| 绿天过客 | 81 |
| 重游粤东 | 83 |
| 姓名人识鬓成丝 | 86 |
| 连遭伤心事 | 92 |
| 避乱北游 | 99 |
| 定居北京 | 107 |
| 画到如今不值钱 | 113 |
| 海国都知老画家 | 119 |
| 空泣思亲血 | 128 |
| 讲坛生涯 | 131 |
| 张园留像 | 136 |
| 东望炊烟疑战云 | 141 |
| 门虽设而常关 | 144 |
| 是不为非不能也 | 148 |
| 刻诗拓印 | 153 |
| 三百石印斋 | 159 |
| 画到慈乌汗满颜 | 163 |
| 指着死鬼骂活人 | 166 |
| 蜀游 | 170 |
| 瞒天过海法 | 174 |
| 乍经离乱岂无愁 | 176 |
| 心病复作停止见客 | 178 |
| 悼亡后家务的处理 | 181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场虚惊 | 183 |
| 陶然亭觅坟 | 186 |
| 不丑长安作饿饕 | 190 |
| 又遭逢一场失意的事 | 193 |
| 胜利幻梦 | 196 |
| 何处清平著老夫 | 198 |
| 光明来到眼前 | 201 |
| 晚年的幸福生活 | 205 |
| 幻住幻愿 | 209 |
| 崇高的荣誉 | 211 |
| 身后的哀荣 | 214 |
| 余记 | 217 |

出生在贫农家庭

湖南省湘潭县城的南面，离城一百来里有个小村庄，名叫杏子坞。乡里人叫它杏子树，又叫它殿子树。东头有个水塘，名叫星斗塘，传说早年天空中掉下过一块陨星石，落在塘里，因此得了这个名称。这地方，在紫云山的山脚下，背后靠着山，面前对着水，风景非常的好。紫云山上边，树木很茂盛，松树长得更多，一片葱葱茸茸的，冬夏常青。星斗塘面积并不大，鱼虾出产得却不少。到了夏天，满塘都是荷花，风送过来一阵阵的香气，清爽得很。星斗塘边上，坐西朝东，有所小茅屋，齐白石就是在那里出生的。

他们齐家，原先是住在江苏省砀山县的，明朝永乐年间（公元1403年—1424年）才搬到湘潭，落户定居。到清朝乾隆年间（公元1736年—1795年），有一位名叫齐添镒的，从他们世居在晓霞峰的百步营，搬到了杏子坞的星斗塘。这位齐添镒，是齐白石的高祖。这所在星斗塘坐西朝东的小茅屋，是齐添镒的孙子齐万秉盖成的。齐万秉是齐白石的祖父。

齐白石出生于公元1863年（清同治二年癸亥）阴历十一月二十二日，按照旧风俗的推算，他的生肖是属猪的。他诞生的时候，

祖父、祖母、父亲、母亲都在堂。他父亲是他祖父的独子，他是他父亲的长子。那年，他祖父 56 岁，祖母 51 岁，父亲 25 岁，母亲 19 岁。他出生后，他们家就五口人了。据齐白石自己说，高祖以上的事情，祖父在世时，曾对他说过一些。那时年纪还小，时间相隔久了，已经完全忘掉。只记得曾祖的名字，叫潢命，排行第三，人称命三爷。但曾祖母的姓，他到了老年，却记不起了。他七十多岁时，回到过家乡，问了好几个同族和乡亲，因为辈分年纪都比他小，出生得晚，谁都答不上来，这是他认为很遗憾的事。他们齐家，族分倒很不小，有所宗祠，在烟墩岭，离他家不到十里。逢年过节，同族的人，都去上供祭拜，他在家乡的时候，也是常常去的。

齐白石家世代务农，从老祖宗一直到他父亲，都是耕田种地的庄稼汉。在那个年月，庄稼汉被压迫得气都喘不过来，熬穷受苦，是翻不了身的，只能世世代代穷苦下去。他中年以后，画过一幅《星塘老屋图》，题了一首诗说：

星塘雨过跳珠急，杏坞花开老眼明。

白屋有知应闷杀，公卿不出出穷人。

又刻过一方石章，文曰：“星塘白屋不出公卿。”他也常对人说：“我们星塘老屋，没有出过公卿。”他所说的“公卿”，是广义的。

他出生时，家里穷得很，除了几间东倒西歪的破茅屋为全家五口人勉强能够遮挡风雨以外，只有大门外晒谷场旁边的一亩水田了。这一亩水田，叫作“麻子丘”，“地步”要比别家的一亩田大得多。好年景，五六石稻谷是可稳打到手，收成不能算少。不过就这么仅有的一亩水田，五六石稻谷，要想糊住五口人的嘴，无论如何是不够的。何况年景好坏，很难把握，遭逢着旱涝灾荒，收成打了折扣，缺粮就更厉害了。他祖父和他父亲，一年到头在“麻子丘”里想主意，不惜工本，勤耕细作。到了农闲时候，常常出去张罗点零工活做。湘潭乡间的零工，那时通行的规例是主人管饭，做零工活的人吃了主人的饭，一天才挣二十来个制钱。这么一点

少得可怜的工资挣到手，却也不大容易。因为穷哥儿们特别多，都想卖力气挣钱养家。听说某家要雇人，就纷纷抢着去做，甚至还有自愿减少工资相竞争的。而且凡是出钱雇人做零工活的，都是些刻薄鬼，掂斤估两的挑肥拣瘦，并不是好相处的。这种零工活，不能天天有得做，无非是“一天打鱼，三天晒网”，指望着一家子靠它吃饱肚子，真是难上加难。他祖父和他父亲，只得另想办法，到紫云山上去打点柴，卖几个钱，贴补家里。就这样，手不歇、脚不停地终年劳动着，总算把一家子对付着活下去。齐白石就是在这样一个贫农家里生长大的。

他小时候的名字，叫齐纯芝。“纯”字是他们齐家宗派的排法，轮到他这一辈，名字的上一字，都用这个“纯”字。他祖父母和他父母，平时都叫他阿芝，他自己也刻过一方“阿芝”的石章。他当了木工以后，出外做活，人家都叫他芝木匠，也有叫他芝师傅的。他原来的号，叫渭清，祖父给他取的号，叫兰亭。这齐纯芝、齐渭清、齐兰亭等名号，在他中年以后，久已废除不用。现在盛传的齐璜、齐白石两个名号，是他 27 岁时老师给他取的，不论国内国外，几乎无人不知，可算得名驰天下。当初老师给他取名齐璜，号濒生，而知道濒生的人，似乎也不很多。“白石”是“白石山人”的简称，原系他的别号。离他住的星斗塘不到一里地，有个驿站，名叫白石铺，那时他已开始卖画，老师说画上题款，总得用个别号，就借了白石铺这个地名，给他取号“白石山人”。他到老年，自称“白石翁”。后又自称“白石山翁”。他做了一篇短文说：“余有‘白石翁’三字印，友人常言，前朝有同字者，余又刻一印，加以‘山’字。老年常二印并用，使来者知其故也。”但是人家叫起他来，总是把“山人”、“山翁”这两个字省略了，光叫他“齐白石”，日子一久，他就自己也叫做齐白石了。他生平自己取的别号很多，都是作画和刻印时题款用的。大概可分作四类：一类是不忘所本，说明他是木工出身，如“木人”、“齐木人”、“老木”、“老木一”、

“木居士”等。一类是对于家乡故居的怀念，如“杏子坞老民”、“星塘老屋后人”、“湘上老农”等。一类是频年旅寄，像萍飘似的，所以取此自慨，如“寄园”、“寄萍”、“老萍”、“萍翁”、“寄萍堂主人”、“寄幻仙奴”等；而“萍”字的原意，据他说是从濒生的“濒”字想起的。一类是表示他随遇而安的意思，如“借山翁”、“借山吟馆主者”等。此外还有“三百石印富翁”、“千石居士”等，是他收藏了许多石章的自嘲。“江南布衣”，是他没有功名的表示。“齐大”，是采用“齐大非耦”这句成语，而他在本支，排行恰又居长，取用这个别号，并不是毫无意义。天资聪颖的人，往往涉笔成趣。“老齐”、“老齐郎”、“老白”等，这都是他从姓字中化出来的谐名。“饭老”、“一粟翁”等，是他作画刻印谋生的谦辞。这一大堆别号，他自己都刻过印章，内有许多他是不常用的，知道的人也就很少了。

勤劳正直的家风

齐白石的祖父，名万秉，号宋交，大排行是第十，人称齐十爷，生于嘉庆十三年（公元 1808 年戊辰）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和齐白石的生日是同一天。他祖父常对人说：“孙儿阿芝和我同一天生日，将来长大了，一定忘不了我的。”齐十爷活了 67 岁，歿于同治十三年（公元 1874 年甲戌）的端午节，那时他 12 岁。他祖母姓马，因为他祖父人称齐十爷，人就称她为齐十娘。她比他祖父小 5 岁，是嘉庆十八年（公元 1813 年癸酉）十二月二十三日生的，活了 89 岁，歿于光绪二十七年（公元 1901 年辛丑）十二月十九日，那时他 39 岁。他父亲名贯政，号以德，生于道光十九年（公元 1839 年己亥）十二月二十八日，歿于民国十五年（公元 1926 年丙寅）七月初五日，活了 88 岁，那时他 64 岁。他母亲姓周，比他父亲小 6 岁，是道光二十五年（公元 1845 年乙巳）九月初八日生的，歿于他父亲死的同一年 3 月 20 日，活了 82 岁。

齐十爷是个性情刚直的人，心里有了点不平之气，总得想法把它发泄出来。人家都说他是直性子、走阳面的好汉，他也以此自负。他眼见太平天国由兴盛到衰亡，觉得这样一支轰轰烈烈的仁义大军，竟会风卷残云似的倒了下去，不禁暗暗地顿足叹息。

那批戴着红蓝顶子(清制:一、二品官戴红顶子,三、四品官戴蓝顶子。太平天国复亡后,清廷论功行赏,得戴红蓝顶子的人,多至不可胜计,无官可补,成了虚衔),自称立过汗马功劳的湘勇(即湘军),抢了南京天王府,发财回家,得意忘形,常常夸说:“老子是跟着曾中堂(指曾国藩)打过长毛的。”在家乡简直同京城里的黄带子(清朝皇帝的本家,近支的名曰宗室,腰间系一黄带,俗称黄带子;远房的名曰觉罗,腰间系一红带,俗称红带子。黄带子犯了法,不判死罪,最重的罪名,发交宗人府监禁,所以他们胡作非为,人皆畏而避之)一样,欺压良民,处处占尽便宜。谁家光景过得去,他们就想没事找事,弄些油水。齐十爷晚年看到这种情况,很不服气,忿忿地对人说:“长毛并不坏,人都说不好;短毛真厉害,人倒恭维他,天下事还有真是非吗?”他就是这样不怕强暴,肯把心里的实话说出来的。

齐十娘的性情温顺平和,又能吃苦耐劳,人都称赞她贤惠。她10岁就没了母亲,跟着她父亲马传虎长大,娘家的光景也很穷。她在19岁时嫁给齐十爷,夫妇间感情很好。几十年来,每逢齐十爷憋了点闷气,总是好言安慰,慢慢地劝解,大事化小,小事化无。她从小学做庄稼活,田里种点什么,都能担当得起,还算是把好手。常常戴着十八圈的大草帽,背上背了孩子,到田里去干活。无论怎样劳累,她都能咬紧牙关,甘心忍受。

齐以德的脾气和齐十爷大不相同,他是一个很怕事、肯吃亏的老实人。平日安分守己,不走一步歪路,不说一句怪话,见了人规规矩矩,做起事来,又实实在在。人家侵犯了他,除了退让以外,他就束手无策。遇到有冤没处伸的时候,常把眼泪往肚子里咽。乡里的轻薄子弟,给他取了个外号,叫作“德螺头”(形容他是无用的人)。他听着,心里虽不乐意,却只有忍受,并不和人计较。

齐以德于咸丰十一年(公元1861年辛酉)23岁时结的婚,娶的是周雨若的女儿,那时她才17岁。她娘家住在周家湾,离星斗

塘并不太远。父亲是个教蒙馆的村夫子，在乡里算是识得字、读过书的不第相公（就是没有考上秀才的童生）。可是家境很不好，生活非常寒苦。湘潭乡间的风俗，新媳妇过门的头一天，婆婆要看看她陪嫁的妆奁，名目叫作“检箱”。她因为娘家穷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不免有点害臊。齐十娘也是穷人家出身的姑娘，倒能撑得起硬骨头，背地里对她说：“常言道：‘好女不穿嫁时衣。’家道兴旺，全靠自己，不靠娘家陪嫁东西来过日子的。”她觉得穷跟穷，才有同情心，听了婆婆的话，十分感动，嫁后三天，就去挑水做饭，粗细活儿，都干起来了。她是一个既能干又刚强的人，脾气和齐以德却正相反，自己有理，定要据理力争；待人却非常和气，讲究礼貌，又能勤俭持家，调度得宜。因此，不但人缘不错，外边的名声也挺好。湘潭地方，做饭是烧稻草的，稻草上面，免不了有些没打干净、剩余下来的谷粒。她觉得烧掉可惜，常用捣衣椎，一椎一椎地椎了下来。别看椎一天不过得谷一合，一月也只三升，但细水长流，积少成多，一年就三斗六升了。她精打细算，积得相当数目，拿去换棉花。又在房前屋后，种了不少的麻。有了棉花和麻，她就春天纺棉，夏天绩麻。自从她进了齐家的门，老老小小穿用的衣服，都靠她织布来做，不必花钱买布。她织成的布，染好颜色，做衣服用不完的，都存了起来。不到几年工夫，衣服和布，积存了满满的一箱。齐十爷、齐十娘老夫妻俩，是过惯穷日子的，看见了这么多的东西，连做梦都要乐出笑声来。她织布余闲，又养了鸡鸭和猪，鸡鸭下了蛋，猪养大了，卖出去，也是有利可图的，家里的零用钱，就不无小补了。而且她待公公婆婆，很讲规矩，无论什么东西，总是先敬翁姑，次及丈夫，最后才轮到自己。公公婆婆常夸奖说：“儿媳妇这双手，真是了不起！”所以他们的家境，虽然穷得很，过的日子，倒是挺和美。有了这样善良的家风，自然而然地培养出优秀的子弟来，“家和万事兴”这句老话，说的真是不错。

多病的幼年

齐白石自出生以后，身体很弱，时常闹病。在他两岁、三岁这两年之中，几乎没有一天不闹病的，有时病得很厉害。他母亲发愁不必说，他祖母也是着急万分。婆媳两人，时常急的昏头晕脑，忘了东西南北，满处去请大夫。只要打听到哪里有个略有名声的医生，总得想法子去请教。大夫开的药方，积存起来，差不多可以订成厚厚的一本书了。家里的景况，原是很穷的，吃药的钱，不在少数，张罗起来，很费点劲。好在他们齐家的男女老少，平日在家乡的人缘并不算坏，到药铺子里去说两句好话，求求人情，药价就可以记在账上，不付现钱，除了来吃。这一步难关，总算跨了过去。

那时，迷信的风俗，各处都是很浓厚的，到处有神庙，神的名目多得很。烧香磕头，好像是理所当然。他的祖母和母亲，就三天两头到庙里去叩祷，求神保佑，希望他的病早日治好。有时许点愿，有时求取“仙方”。可怜她婆媳俩，一个为了长孙，一个为了儿子，常常到庙里去，把头磕得咚咚地响，额角上面，红肿突起，回到家来，算是尽了一桩心愿。换取精神上暂时的安慰，也就顾不得额角的疼痛了。

乡里还有一种巫师，俗名叫作“看香头的”。这是一种骗人的把戏，似乎南北各省都是有的。干这勾当的，都是些极下流又极狡猾的无业游民，凭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利嘴，随机应变，胡言乱语，还做些奇形怪状的丑态，名目说是看香头治病，实际是用神鬼吓唬人。这种把戏，比别的迷信玩艺儿，更为可恶。因为别的迷信玩艺儿，如算命、相面、看风水等，不过骗几个钱而已。惟独这种“看香头的”，骗钱之外，往往耽误人家治病，免不了断送了人家的性命。他的祖母和母亲，为了他的病，在急得没了主意的时候，也常常把这“看香头的”，请到家来，给他治病。他的病，没有给“看香头的”耽误，这总算是万幸的了。

他幼年的这场病，闹的时间很长。他的祖母和母亲，为了他，请大夫、买药、烧香许愿，请“看香头的”变把戏，冤枉钱花的真不少。家里经不起这样耗费，不免债台高筑，弄得度日如年。而他的病，仍是好好坏坏地拖了很多日子。直到4岁那年，他慢慢地长大了，能走路说话了，不知不觉的，病却渐渐地好了起来，到了冬天，居然完全好了。他祖母和母亲，真是“心花怒放”，高兴的了不得。他这场病，闹了两三年，有的说是犯了什么煞，有的说是得罪了什么神，有的说是胎里热，着了外感，有的说是吃东西不合把肚子吃坏了，有的说是吹着了山上的怪风，有的说是出门碰到了邪气，奇奇怪怪，不伦不类地说了好多名目。直到他的病确实好了，祖母和母亲才把压在心上的这块石头搬了下来。祖父和父亲也各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，都觉着轻松得多了。

在他病时，乡里的大夫诊过了病，开了病方，总是附带地嘱咐他家里人：“油腻荤腥的东西，一概不能动！”有了这句话，这样不能吃，那样不能吃，能吃的东西，就很少的了。吃奶的孩子，本不能自己吃东西，吃的是母亲的奶，大夫这么一说，好像暗示叫他母亲忌口了。他母亲爱子心切，听了大夫的话，认为是金科玉律，一点不敢含糊。荤腥固然不敢去动，就连略带油腻的东西，也丝